



滑稽

阿福上生意

笑嘻嘻等整理

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者的話

這是我們編選的滑稽第三輯。包括滑稽短劇與滑稽段子七篇。

熱情的讀者們會對“西洋景”“七十二家房客”等二輯滑稽表示歡迎。我們希望這第三輯沒有辜負他們的期望。

這一輯字數增多了，內容和藝術性比前兩輯也有進步，這是滑稽界大力支援的結果。

“阿福上生意”寫農民雇工出地主洋相的趣事。是文明戲的傳統作品，整理者把五人縮為三人，希望听取各方面的意見。這作品刻劃的農民的形象机智伶俐，在一般民間故事中也是頗少見的。它和這一輯里的其他作品一樣，抓住一點，挖得深，寫得淋漓盡致。

“棺材店大拍賣”與“開無線電”在反映舊上海的正确與深刻一點上，可以與“七十二家房客”媲美。特別是前者，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構思奇誕，給人有同味的余地。相聲傳統有“賣棺材”，題材與構思近似，這將在我社第三本傳統相聲集“秦瓊戰關公”中刊載，希望讀者買來參考。後者在表演手段上五花八門，有光怪陸離的色彩。

“拉黃包車”也像“阿福上生意”一樣，有勞動人民的樂觀自信的气息，通過一件平常的事對資本主義腐朽的生活方式進行諷刺。表演性很強，沒有離題的說教。

“阿婆講媳婦”也算一格，用唱詞寫小市民狹窄自私心理，刻劃得相當細膩。它与“拉黃包車”“開無線電”可以構成一幅滑稽藝術特色的縮影。在相聲里恐是找不到這一類作品的。我們認為這種藝術特色是滑稽的寶貴財產，它的确有別于從說故事基礎發展起來的相聲，它有較強的動作性、表演性，表演的藝術手段更多樣，色彩更豐富，這種手段與色彩是喜劇藝術所要求的。

其餘兩篇在主題思想與藝術性方面都有可取處。

我們希望這一輯滑稽集子能夠吸引某些平日不過問滑稽的戲劇界朋友，希望他們在這裡找到快樂與藝術上的啓發。

目 次

阿福上生意	笑嘻嘻整理	1
棺材店大拍賣	笑嘻嘻改編	20
拉黃包車	笑嘻嘻改編	28
糖麻球	笑嘻嘻整理	37
阿婆講媳婦	于斗斗作	42
开无綫电	姚慕双 周柏春 筱咪咪整理	46
大陽傘拔牙齒	王双慶 張双勤整理	54

阿福上生意

(原名“約法三章”滑稽短剧)

笑嘻嘻整理

人物：徐老爺(地主)简称徐。穿馬褂袍子，戴平頂瓜皮帽。

王伯伯(介紹人)简称王。穿藍布長衫。

阿福(佣人)简称福。戴毡帽、穿旧布衣褲一套。布背心束腰帶，赤脚着布鞋。

地点：先是客廳。后轉郊区。

布景：中間一只半桌，左右有椅子。

开幕：徐老爺一人在場。敲門声。

徐：啥人？

〔王在后台叫：徐老爺，開門！〕

徐：來哉！（表示開門）

〔王上。〕

徐：老王，儂長遠勿來哉，請坐呀。

王：徐老爺，儂沒有出去啊？（与徐坐下）

徐：出去仔还好搭儂講閑話？上次托儂尋个佣人，尋着了嗎？

王：我为仔儂个事情，四面打听，鞋子已經跑破仔好几双了，总算撥我尋着。

徐：事体嘅沒成功，“条斧”倒已經來哉，儂放心好了，勿会叫儂白走的，儂搭我尋着那能样子一个人啊？

王：迪个人儂看見一定欢喜的，人生得忠厚老实，名字叫阿福。……

徐：頂要紧事体阿做得动嗎？

王：身体交关結棍，年紀又是輕，伊在鄉下种田做慣的，一日做到夜，从來勿肯休息一歇的，勿做生活反而要生病的。

徐：那是再好沒有了，我就是要尋这种人，人阿靠得住的？

王：儂放心，鄉下剛剛出來，人交关老实，我可以担保。伊还是我外甥。

徐：好極了，如果將來有啥事体，尋儂好了。現在人在啥地方？

王：伊人在外头。

徐：那末儂去叫伊進來，讓我看一看。

王：好的。（下）

〔王帶阿福上，挾包袱，拿灯笼，雨傘〕

福：娘舅啊！这房子那能介大？介大的房子人都沒有的，冰清冷水，陰風慘慘的，像阿拉鄉下的祠堂。

王：勿要瞎說！有銅鈿人家的公館，都是房子大，人头少的。

福：阿拉窮人家就兩样了，都是房子小人头多。

王：阿福，儂現在去見見当中坐的老爺，老爺要看看儂个人。

福：（四面一看）娘舅，此地沒有老爺么？

王：喏！坐在当中的，壯篤篤的大塊头就是老爺。

福：（对徐老爺看了几看，很奇怪の間）娘舅，这老爺那能眼睛一眨一眨会动的？

王：老爺么当然会动的。

福：娘舅勿要騙我，我鄉下老爺看得多來，从來沒有看見老爺会动的，都是搭死人差勿多的。

王：儂看見的是啥个老爺？

福：城隍老爺，土地老爺，……

王：儂講的老爺是泥塑木雕的，當然勿會動的，我講的老爺是人！

福：人，那能好做老爺呢？

王：只要“蓋”●兩個銅鈔，就可以做老爺了。

福：那是我好做老老爺了。

王：那能啦？

福：因為我袋袋里“蓋”四個銅鈔呢。（摸銅鈔給王看）喏！

王：兩個銅鈔是講講的，其實要交交關關銅鈔啦。

福：交關銅鈔我沒有的。

王：快点上去見見老爺，要叩一個頭。

福：（很駭怕似的跪下）阿福見見老爺。

徐：（打官話）免了。

福：（阿福回頭向王，低聲講）娘舅，老爺搭我交關客氣，請我吃面了。

王：徐老爺向來括皮來西的，我認得仔伊好久了，從來沒有吃着他一碗面。

福：娘舅，儂勿相信，我再去見給儂看，（再去見）阿福見見老爺。

徐：（打官話）罢了。

福：娘舅儂聽見哦？還有“排骨”來。

王：喔唷儂聽錯了，伊講“罢了”，就是勿要見了。

福：那麼“面了”呢？阿是吃面？

王：免了和罢了，意思是一樣的。

福：娘舅，我已經見過老爺了，那麼叫老爺也來見見我呢。

王：對的。（向徐走來）徐老爺，阿福已經見過儂了，那麼儂也應該去見見阿福。

徐：應該的。（走向阿福）我徐老爺見見……（發覺不對）我給儂

● “蓋”——有的意思。

纏昏了，只有佣人見东家的，我從來沒有听見過有东家見佣人的。

王：我也給阿福纏昏了，勿要动气，勿要动气。（对阿福）阿福，只有佣人見东家的，沒有东家見佣人的。

福：这老爺介勿講道理的，自己勿肯見人家，專門叫人家來見伊的。

王：所以叫老爺呀。（向徐）徐老爺，阿福迪个人，儂看那能？

徐：人倒噯啥，就不过有些寿头寿腦，好吧，我就用伊了，儂去問問伊要几鈔一个月开銷？

王：隨便多少，沒有关系的。

徐：我欢喜講講清爽，开銷总要的。

王：（对阿福）阿福，老爺用儂了，問儂要几鈔一个月开銷？

福：娘舅，我屋里开銷儂也曉得的，爺年紀大做勿动了，娘瘋癲，女人●要領兩個小囡，我的弟弟年紀还小，都是靠我吃的，阿拉娘还要去看看毛病，一个月开銷五十元总差勿多了，吃葯看病勿在內。

王：算六十元一个月吧，我去对老爺講。（对徐）徐老爺，阿福开銷并勿大，屋里有六个人都要靠伊吃的，总六十元一个月够了。

徐：儂在講啥物事？出來做做佣人，要一家門开銷才照我牌头啊？我是問伊一个人一个月的剃头、盥浴、添双把袜子的开銷要多少，伊倒獅子大开口了，伊屋里开銷我死人勿关的。

王：对的，对的，我去对伊講。（向福）阿福，老爺是問儂一个人一个月要几鈔零用开銷，屋里勿关的。

福：只有我一个人的零用？那么我屋里吃啥呢？

● 女人——这里指妻子。

王：老爺講的，儂屋里死人伊也勿管的。

福：儂去問問老爺看，伊給我几鈔一个月呢？

王：（向徐）徐老爺，儂預備給伊几鈔一个月呢？

徐：給了他多，我勿合算；給伊少，說起來我在苛刻伊，我勿欢喜塌人家便宜貨的，这样吧，市面上一个佣人工鈔是六元到七元一个月，我現在勿少給伊，算了五塊洋鈔一个月，儂看那能？

王：徐老爺儂講勿少給伊，那能只有五塊洋鈔一个月呢？

徐：伊是生手，五塊洋鈔一个月还是買儂的面子呢。

王：好好好。（向福）老爺給儂五塊一个月，儂做嗎？

福：五塊就五塊了，不过工鈔阿可以先拿一些？

王：总好商量的。（向徐）徐老爺，阿福答应五塊洋鈔一个月，不过工鈔要先拿一些的。

徐：先拿些工鈔可以的，要先拿多少呢？

王：我去問伊。（对福）老爺問儂要先借多少工鈔？

福：娘舅，我今年二十五歲，儂看我可以做到几歲呢？

王：儂个身体眩？总做到六十歲还可以的。

福：算它做到六十五歲，廿五到六十五歲是四十年，娘舅儂对老爺講我也不要多借，四十年工鈔一起算給我吧！

王：总要付的，早些付脫以后好省麻煩了。（向徐）老爺，阿福的要求并勿高，請儂四十年工鈔，一起算算給伊。

徐：四十年工鈔一起算算給伊？唔，讓我算算看，一个月五塊，一年十二个月就是六十塊，十年六百塊，四十年四六二千四百塊洋鈔，我好开片錢庄哉。老王，阿福在發寒熱是嗎？我也從來勿曾听見過付工鈔有四十年一付的，就是我付得出，我相信他什么呢？做佣人有規矩的，总归是先做后拿的，做一个月拿一个月。

王：好好好，我去对伊講。(向福)阿福，老爺講，要先做后拿的，做一个月拿一个月。

福：为啥要先做后拿呢？

王：老爺勿相信儂！

福：呸！他不相信我，要先做后拿，娘舅，先做后拿我也勿相信伊，作兴我做到月底，还有二三日要付工鈔了，老爺伊倒逃走了呢？或者生急病死脫，那么我的工鈔問啥人去拿呢？

王：对的。(向徐)徐老爺，工鈔先做后拿，阿福也勿相信儂，恐怕儂到月底付工鈔辰光逃走，或者生急病死脫，他的工鈔問啥人去拿？

徐：呸！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急急如令敕敕敕！阿是我为仔他五塊洋鈔工鈔連夜逃走，我啥犯着？儂去对伊講，老爺勿会为仔工鈔逃走的。

王：我看这样吧，也不依儂，也勿依他；来个折中，做到半个月拿工鈔，大家勿吃虧。

徐：老王，我是買儂面子，就做到半个月拿工鈔，今朝是二十七，几日天勿要去算它了，便当些，算初一起，到月半拿工鈔，好嗎？

王：徐老爺，这样一來阿福要吃虧四天工鈔呢！

徐：四天工鈔弄勿好了。还有，儂对阿福講，登在我屋里做佣人有三樁条件，如果違背我三樁条件当中一樁，我馬上勿客气，要停伊生意的。

王：可以，可以，勿曉得三樁是啥个条件？

徐：第一条，我屋里儂看，迭种值銅鈔的物事，这样多，都是古董玩器，价值連城，阿福是粗手粗脚的鄉下人，勿大懂的，伊倒好奇心拿來白相相，假使給伊碰坏了一样，那能办

法？所以我有言在先，我徐老爺屋里所有物事，勿許阿福碰一碰，动一动，借一借，假使阿福要碰一碰，动一动，借一借我的物事，我馬上要停伊生意，而且工鈿要充公！

王：为啥工鈿要充公呢？

徐：貼还我的損失費！

王：好好。（向福）阿福，工鈿未做到月半拿，大家勿吃虧，不过登在此地做佣人还有三樁条件，第一樁，老爺屋里所有物事勿許僂碰一碰，动一动，借一借，僂違背条件要停生意，而且工鈿充公。

福：娘舅，僂放心，我勿会去碰他东西的，我碰他东西，我情願停生意，工鈿充公的。我总归老爺东西勿动勿碰勿借好了。

王：（向徐）徐老爺，阿福第一樁条件已經答应了。第二樁啥物事？

徐：第二樁簡單了，因为伊是鄉下人，勿懂此地吃物事有規矩的，勿可以瞎吃，要上吃下的。

王：呖呖。（向福）阿福，第二樁，此地吃物事有規矩的，要上吃下的。

福：娘舅，老爺的閑話多講的，吃物事总归是上吃下，从上头吃落去的，啥人家有下头吃上來的，那能吃法呢？牙齒都沒有的。

王：（向徐）徐老爺僂給当我上了，吃物事总归是上吃下的，啥人家有下头吃上來的？

徐：噯！——僂大弄錯了，我講的上吃落，是这样的：像僂这种有銅鈿人就是上等人，阿福是种田的鄉下人，就是下等人，此地吃物事要先讓我老爺吃，老爺吃好仔太太吃，下來小少爺吃，最后挨着阿福吃，这个叫上吃下。假使勿講好，爛吃，阿福搶來先吃那能办法呢？所以要事先講好。

王：嗟——是这个上吃下。(向福)阿福，儂弄錯了，上吃下是老爺吃好太太吃，太太吃好少爺吃，最后挨着儂吃，迭个叫上吃下。

福：呸！板要他們吃剩下來东西給我吃？

王：对的，勿好爛吃的。

福：勿对，这样我照牌头要餓煞的！作兴老爺太太少爺到外碼頭白相去了，到北京、杭州，叫我看門，那么他們吃东西要上吃下討厭煞了，他們吃下來的东西，还是从火車上帶來呢，还是叫邮政局寄來？等到他們飯寄到，我的人老早要餓煞了。

王：格倒对的。(向徐)上吃下勿來事的，儂出門到北京、杭州去白相，儂吃剩下來的飯，还是叫火車帶來呢，还是請邮政局寄來？等儂寄到阿福要餓煞了。

徐：我为了佣人一頓飯叫邮政局寄轉來，那是我开銷太大了。出門勿在此例，可以一个人先吃的。

王：(向福)阿福，出門不在此例，儂可以一个人吃的。

福：娘舅，上吃下总归危險的，他們有銅鈿人身体都是勿大好的，时常生病吃葯的，他們一家門吃剩下來的葯也要我上吃下，我要吃煞了。

王：唔唔，有道理。

福：吃葯倒还好了，他們有銅鈿人，老爺时常要討小老婆的，太太吃醋，自殺吃砒霜，老爺一急也吃，吃剩下來砒霜也要上吃下，我那能吃得消啊！

王：倒是危險的。(向徐)徐老爺勿來事，假使俚屋里吃葯，太太吃醋自殺吃砒霜，儂也要叫伊上吃下，那能吃得消呢？

徐：勿要触霉头！俚屋里從來勿吃葯的，太太也勿会吃醋自殺吃砒霜！就是要吃砒霜……勿会吃的呀！儂对阿福講，迪

种物事勿会叫伊上吃下的。

王：砒霜、药，勿叫伊上吃下，阿福总归答应的。

徐：假使违背我第二椿条件停生意，工钿充公。

王：算数算数。

徐：第三椿，我用了佣人总要扎扎面子的，我老爺出去要阿福跟在我背后侍候我，我在前头走，阿福在后面跟，一定要离开三尺，勿能超前，勿能落后，也勿可以并排，要是违背我第三椿条件……

王：停生意，工钿充公。

徐：儂那能晓得的？

王：老规矩！为啥要离开三尺？

徐：太远了，我喊勿着，太近了，迪种窮人氣味太重，并排走也勿好，人家勿当我佣人，当朋友了，离开三尺正好，一望而知是主仆。

王：（向福）阿福，儂放心，砒霜、药，勿会叫儂上吃下的。

福：只要勿吃砒霜，我总归做的。

王：还有第三椿，老爺出去，要儂跟在老爺背后，离开三尺，勿能超前，勿可落后，也勿能并排，违背条件停生意，工钿充公。

福：生意倒还没有做着，停生意倒停过三趟了。

王：儂遵守他的条件，就勿会停生意了。

福：这第三椿条件总归要停生意了。儂想，走路要离开三尺，没有介巧的，步子跨得小一些二尺勿到，步子跨得大一些三尺开外，每一步尺寸总有些上落的，三步走下来，我生意停脱了。

王：难倒是难的。

福：办法我倒有一个，做一只圈圈，套在老爺的头颈里，圈圈

上結兩根三尺長的繩子，給我拉牢，老爺在前面走，我在後面跟，假使要左面轉彎，我就左手拉一拉；假使右手轉彎，用右手拉一拉，假使要勿走了，我兩只手拉住；要走了，我兩只手抖一抖，他就曉得要走了，這樣永遠離開三尺，這辦法靈哦？

王：好極了！（向徐）徐老爺，離開三尺有辦法了，儂頭頸里套只圈圈，再用兩根三尺長的繩子結在圈圈上，阿福後面拉牢，儂在前面走，永遠保持三尺。

徐：頭頸里套仔圈，裝上响鈴鈴還要好來。

王：噯，走起來鈴鈴鈴響起來，倒蠻鬧猛的。

徐：這樣我像馬車了！我出了銅鈿用個人來拿我牽來牽去，我在作死了！

王：儂講要離開三尺呀。

徐：大概三尺，稍為推板些勿要緊的。

王：哦！大約三尺？（向福）阿福，老爺講大約三尺，稍為推板些勿要緊的。

福：娘舅，跟在後面離開三尺倒可以的，就是他在前面走，我在後面跟，他放起屁來我吃勿消，我賺來工鈿買痧葯水吃都勿够，我現在要求老爺，只許他上面透氣，勿准他下頭放屁。

王：對的，這個要求并勿苛刻。（向徐）徐老爺，阿福講跟在儂背後是可以的，就是有一個要求，只許儂上面透氣，勿准儂下面放屁。

徐：阿是我用了個閒人，連屁都勿許放了，這是一股氣，那有不放之理？

王：我看這樣吧，儂放一個屁貼阿福一塊洋鈿，算損失費的，儂看怎樣？

徐：价鈔像煞太大些，一日放二三个，还勿要紧，有时候触起霉头來，一日天放个百把个是勿希奇的，三个月放下來，我一些家当都放光，朋友問起我來，我講都講不出的，“老徐呀，儂的家当那能会弄光的？”“唉，勿要話它，我家人家都是放屁放光的！”阿是迭种閑話講勿出的，迭个问题侬現在勿談，勿做我用別人了。

王：好好好。（向福）阿福，迭个问题勿談，儂勿做他要用別人了。

福：有啥办法，只好做，答应他。

王：好，三椿条件順利通过，从現在起，儂就是此地徐府浪的佣人了。

福：慢！他的三椿条件我統統都答应，我現在也有三椿条件开給他，他吃得消做我东家，吃勿消我勿做。

王：阿福！儂是佣人呀！那能有条件給东家的？

福：他好有条件的，我也好有条件。

王：儂有啥个条件呢？

福：我条件搭老爺差勿多的，我的第一椿，我阿福所有物事，老爺勿許碰一碰，动一动，借一借，假使要碰一碰，动一动，借一借，違背我第一椿条件，我要停脫他老爺生意！

王：喂！老爺沒有停生意的。

一福：他好停我生意，我也好停脫老爺生意。

王：沒有这种事体的，老爺生意停脫也到荐头店坐辣海^①，啥人家缺个老爺，拿伊用得去，沒有的！

福：这样一看哪，还是做佣人合算，有气力到处有人要，总有飯吃，老爺生意停脫就噯人要了。

王：我看这样吧，生意末停勿脫的，还是罰他三个月的工鈔。

① 坐辣海——坐在那里。

福：对的。

王：（向徐）徐老爺，儂的三椿条件，阿福全部答应，不过阿福也有三椿条件开給儂，儂吃勿消，伊也勿做。

徐：我生仔耳朵从来勿曾听见，佣人有条件开給东家的。有听嚙听，譬如勿听，儂倒講講看，三椿啥个条件？

王：阿福的第一椿条件搭儂一样的。阿福所有物事，也勿許儂碰一碰，动一动，借一借，假使儂要碰一碰，动一动，借一借伊个物事，就是違背伊第一椿条件，阿福馬上要停儂生……

徐：啊！停我生意？

王：勿对的，儂假使違背伊第一椿条件，要罰儂多付給伊三个月工鈔。

徐：哈哈，阿福真有些戇头戇腦的，我老爺这样一个人，那能会去碰佣人的东西呢？儂去对伊講，老爺答应伊第一椿条件，我如果要碰一碰动一动借一借伊个东西，多付三个月工鈔給伊，反正我勿会碰的。

王：哦，老爺儂答应了。（对福）阿福啊！老爺第一椿条件已經答应了。

福：那末还有第二椿条件，也是搭老爺的第二椿条件一样的，老爺的上吃下，是隨便吃啥物事要上吃下來的，我現在是这样的，老爺吃的东西他勿給我上吃下，我要罰他三个月工鈔。

王：（对徐）徐老爺，阿福的第二椿条件是这样的，儂吃的物事，他都要上吃下的，儂勿給伊吃，要罰儂三个月工鈔。

徐：笑話！我吃下來物事总归会給他吃的，多講脫的，我答应伊，如果勿給他吃，罰三个月工鈔給他。

王：（对福）阿福，又答应了。儂的第三椿条件是啥？

福：我第三樁也是搭老爺一樣的，老爺叫我離開三尺跟在後面，我一定做到，不過老爺不許叫我超前落后并排，如果老爺硬勁要叫我超前落后并排走，要罰伊三個月工鈔。

王：（對徐）徐老爺僂聽見嗎？阿福的第三樁條件就是根據僂的第三樁條件，勿許僂叫伊超前、落后、并排走。如果僂違背伊的第三樁條件，罰三個月工鈔。

徐：沒有這個事體的，我自己訂的條件自己去破壞？我全部答應伊。

王：总算一樁事體解決。阿福，從現在起，僂就是此地徐老爺的僱人了，要好好的做。

徐：阿福，哪娘舅講的閑話完全對的，僂只要巴巴結結做，我徐老爺勿會虧待僂的，將來有機會提拔僂！挑挑僂！

王：阿福快点謝謝徐老爺，僂巴結點做，徐老爺將來要提拔僂，撥僂做老爺，伊自己做僱人……

徐：喂！僂講講末要脫頭落攀了，啥人家提拔僱人做老爺的？

王：我講錯了，說說笑話的。

徐：今朝迭樁事體僂辛苦了，害僂忙了長遠，我要好好叫謝謝僂，阿福，去搭哪娘舅去叫碗點心。

王：勿要介客氣，用勿着的。

徐：要的，僂勿吃就是看勿起我。

王：真勿好意思。

徐：老王，僂還是弄碗面吃吃吧！

王：隨便好了。

徐：清爽些還是蝦仁面，好嗎？

王：謝謝，謝謝。

徐：哎呀，我記得僂面勿歡喜吃的，對嗎？

王：噯噯噯，隨便啥好了。